



杨石 著

那村 那月 那树林

那村 那月 那树林

杨 石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序

余 不 言

为杨石的集子作序，缘起于大学时代海阔天空地神聊时，一句不经意的允诺；事隔六年，山沟里的教书生涯已使我迟钝而近麻木，而他还记着这事；其实，他完全可以为此找比我知名一千倍的人；手里捏着辗转送来的稿子，颇为感慨，当今社会，如此世风，同窗之谊早已不算什么，何况我是个寄居深山的教书先生。于是，三杯老酒下肚，推开柴门，迎进山风，提起笔时，如烟往事慢慢清晰起来。

上大学时，杨石就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只要他认定的事，就敢为人先，当然也不耻于人后，来去进退不受外界干扰。印象较深的是，刚入学时喇叭裤流行。系里明令禁止，阶梯教室门口有人专持剪刀侍候，于是，他出面和有关人士理论，凑巧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不应干涉着装自由的文章，他又拿着报纸找那位持刀人要个说法。其实，他本人并没有穿喇叭裤，此番作为，纯属义举；还有一件事，当时学校发展党员，有少部分人为达目的投机钻营，小到替老师提水倒茶，大到代为处理家庭事务，杨石不但对此嗤之以鼻，而且在会上公开指出我党不应再吸收贫农代表式的人物进来，否则和我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不相宜的。同时，他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进步，赢得组织信任，最后他和打扫卫生的人同时入党，这种殊途同归的结果，也算是对特色现实的最初认识。

在校时，他痴迷创作，作品频频见诸报刊，而且绝无应景之作，至今他已发表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200多篇，此书所辑录的只是一少部分。他曾说：如果一篇作品，在谋局布篇和语言上没有创造性的贡献，那就是文字垃圾。他的部分作品入选几种集子，在高校中有一定影响。曾发生过陕西某高校学生由拜读喜爱他的作品，进而想见作者本人，遂千里迢迢赶赴河南，从中文系，历史系一直问到政治系，费尽周折找到他，他当时那幅紧张无奈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朋友们也常常以此事打趣他，每逢此时他就仰面大笑，侠气豪情淋漓尽显。

尽管如此，他还是较朋友们早一点认识到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苍白和乏力（未必正确）。一毕业就毅然放下自己挚爱的创作，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去；数年来路途坎坷，荆棘丛生，但他从不气馁，也决不屈服；当大家围炉夜话时，我们仍能感受到他真诚依旧、坦荡如初，只是对一些人和事多了些不屑，听着他那详和平静的声调，我想起了他的 一句诗：他用白云 月亮 星星 花／在心灵里填空 并替代／一部分人的位置。（〈诗人〉）朋友们由衷地为他高兴的是，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干着他自己愿意干，而且已经干得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为这份事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因车祸而作手术后的第十天就坚持要出院；当时，他躺在办公室里，吊着雪白的绷带，面色苍灰、鬓发纷乱，只有那双眼睛仍然燃烧着对生活、对事业的追求和激情。

如果这也算是序言的话，大家可能会说我没有提及作品；是的，我没有提，因为我相信只要你掀开第一页并读完她，你就一定会继续读下去并对此书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一九九四年九月草于伏牛山深处

目 录

白纱巾	白纱巾	(1)
你微笑了		(3)
是谁		(4)
那村 那月 那树林		(5)
白围巾		(7)
儿子		(8)
关于三月		(10)
朋友 朋友		(11)
歌声		(13)
即使		(14)
为什么		(15)
远方来信		(16)
诗人		(17)
画面		(18)
春天里的北方		(19)
高原风		(21)
雷阵雨		(23)
虎		(25)
老桥		(27)
老船		(28)
老树		(29)

生活	(30)
啊！啊！	(31)
钟声	(32)
湖	(33)
风筝，孩子	(34)
画面	(35)
二十四岁生日	(37)
梧桐花开 梧桐花开	(38)
节日之夜	(39)
仲秋月	(40)
昨夜下了一场大雪	(41)
踯躅在黄昏里(外一首)	(42)
姐姐	(43)
山妹	(45)
故乡	(46)
题一帧冬日小照	(47)
菊花的自述	(48)
教室的木格格窗	(49)
妹妹的生日	(50)
村戏	(52)
你说	(53)
给一个陌生的姑娘	(54)
昨天·明天·桥	(55)
思念	(57)
雷	(58)

迷乱的星空(散文诗)

献给一个人	(61)
星星及其他	(64)
足音(三章)	(66)
故乡素描	(68)
故乡组曲	(70)
秋天组曲	(72)
走向秋天	(74)
秋天里的素描	(76)
青春曲	(78)
小小的我	(80)
足音	(82)
春天的花瓣	(83)
致儿子	(84)
走向春天	(86)
语言的绿叶(外一章)	(87)
万水千山走遍	
——遥寄三毛	(89)
帆·布·海	(91)
童侣	(92)
大海畅想曲	(93)
也算后记	(94)

白纱巾 白纱巾

是透明的风
环住我青春的颈
是洁白的风

曾经和你和他在一起
象星星挨着星星挨着星星
光明的心与心之间友爱地辉映
辉映出一片不再阴暗的天空

后来，在血红凌乱的背景中
我们成了一种奇异的植物
猜疑是无法改变的株距
我们在风中招摇地谈笑
根却在地下一个元素一个元素地竞争
白纱巾成了一缕阴暗的流云
低垂在我伤痕累累的前胸

或许在某一次久违的震动中
我石化的触觉蓦然复活
并伸延到遥远的年代

轻轻地轻轻地拂动白纱巾
啊！那缕透明的风

白纱巾、白纱巾

风角脚数据

暨诗春青发治不

风角白吉早

星一古斯麻林麻公曾

星星眷共星星曾鬼星星采

向鞋曲繁支同之亦良在怕脚大

空天的脚细再小且一出刺鞋

中景背脚据突玉海立一来司

脚触脚昆奇特一丁鱼脚尖

虫脚脚变虫者沃县课都

美光脚触研中风宜脚姿

华章脚紫元个一素示个一不趾宜脚外

云高脚部脚类一丁鱼巾脚白

脚首脚黑聚脚奔齐垂脚

中脚脚击八内一某穿杆矩

苦更然暴淡脚脚升行算

升羊脚脚僵程脚脚注

你微笑了

静静地 你微笑了
微笑成蒙娜丽莎了

你喜欢用手帕掩着嘴说话
那么，你那芬芳的话
是和手帕一样用香皂洗过吗

你喜欢用双手捂住脸笑
你的心也打算用双手捂住吗

可是，有一天
我发现你躲在指缝里看我
你是想看得更真实吗

是 谁

船一样
从一个港湾
流浪到另一个港湾
海水般咸涩的心事
在没有扬帆的船上
显得如此沉重

是谁浪花般的呢喃
簇拥在船舷、是谁
升起我古旧的帆
如升起满月、升起满月般
明澈的信念
是谁与风暴合谋
扬起洁白的衣衫、飘扬
如一支歌
告诉我
告诉我

那村 那月 那树林

静些静些再静些
那村那月那树林静成一幅画了
不要擦掉那缕升出画框的白色炊烟
和老榆树那伸得过长的手臂
不要擦掉犬吠、笑语和花儿们七彩的喧闹
还有贪睡的鸟儿们在黛色的树林里折掉的
几滴呢喃几滴早露不要擦掉不要
在这和谐的静谧里
沉默应成为唯一的主题

那村睡了
童年们围着奶奶的故事打盹
大人们的鼾声沉睡了劳作后的时光
没有睡的是那月那树林那树林里的年轻人
没有睡的是村东那个老单身汉和他的二胡
那是怎样凄切的二胡曲子哟
绳索一样的曲子把这些年轻人固执地
拉进往事拉进悲伤拉进沉思
那月无言的背过身去
她知道那撕裂肺腑的哭声
是怎样被塞进轿子里去的啊

在回村的路上
这些年轻人都加倍地感受到幸福

那渐远渐淡的月走出了画面
那村那树林在安详地等待着
等待着那一声鸡啼
唤醒阳光唤醒小学校的钟声
唤醒隐匿在小树林里的翅膀

白 围 巾

白围巾

缀满雪花的白围巾
围在冬天的脖子上
洁净得令人想起童话、想起
西风打扫过的秋空、想起
泪雨洗过的少女的眸子
是怎样弯弯地升起彩虹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
白围巾在你的眼中
变得色彩斑驳，这斑驳的色彩
使你思念单纯的白围巾
和白围巾围着的岁月

冬天来啦
可白围巾哪里去了呢

儿 子

不知道是你带来了黎明
还是黎明带来了你
儿子，让我以天边飘浮的云霞
做你六月的襁褓吧

在这个丰裕的世界上
爸爸能够也应该
给你的东西很多很多
你搭积木的仓库
你搬来童话的宫殿
都盛不下盛不下
恰如你母亲永不枯竭的乳泉
溢出你甜蜜的心室

可是 爸爸只想给你
一段坎坷的道路
一串执拗的脚印
一颗布满生活刻痕的心

在繁星般稠密的愿望中
儿子，我只希望你

骨头很硬
头昂得很高
而腿站得笔直
希望你不会因为迎面而来的风
怯懦地俯首
更不会违心地屈膝
反衬别人的英武

关于三月

关于三月

有许多嫩绿的话题
可我只是悄然走过
如乍暖还寒的东风
在拂面之后，使你冰冷地
感到温暖感到慰藉

不要怯怯地牵住衣襟

让寻问青草般蔓延
在那棵贞洁的柳树下
我折下一根三月并轻轻地吹响
吹响我嘹亮的愤怒
因为每年的这个时辰
都有人出卖春天
而今那无耻的讪笑
又借助春天绽放成一朵朵恶毒的花

在谎言缤纷的季节里

沉默也是一种深情
终有一天，我将容光焕发地抬起头来
憔悴的脸上洋溢着夏的热烈秋的光泽